



枕上初集文

四止

和16
654
4





枕上初集文卷之五

竹添

阿波 柴升應登 著

其
碑

豐岡新田碑

余常謂封植之業與利澤之政相反何者則封植者欲其厚故喜壅而不通利澤者欲其溥故喜通而不壅是以利澤之政必思封植之民封植之民必病利澤之政二者宜乎相及而不相合相拒而不相容也及觀坂東翁新田之舉而後知其不然蓋二者不唯

不相反實相資以成不唯不相拒實相須以行也翁
者宮島邑人家素豪富見其自邑以北抵撫養瀕海
一帶之地有可田者請官納金若干而得之其為地
南際長原北隔江對粟津西隣篠木野東漸海延廣
可一里袤長可二里南北築石堤者二其南堤潮水
所吞吐之處最號難塞先是亦有欲塞之者屢更屢
敗至翁則役人日倍直予之直日增倍人日增至度
其紛來沓集力足以當之然後薪木土石文投並下
一日而畢功云自是之後水降土升不相溷瀆初也

水居九葦居一今也水居一葦居五田居四田皆聽
來附之民以耕之有司之法凡新墾未附藉不可以
段稱新附未隸冊不可以戶呼故今不得段計戶數
然隱然豐壤沃土自是以往月增歲益段之果為若
千戶之果為若干不可知其數也近海不可田之地
種松成林蒼綠弥望時伐為薪可收餘利且禦風雨
過波濤也得請之年為享和元年三月塞之八年為
其年十月夫治國者之於闢土墾田利澤之溥且大
者也然所以難者何也南畝之民不可驅之興作而

興作非南畝不可府庫之財不可資之供給而供給非府庫不可此二者所以困於開墾也為家者之於買土置田封植之厚且鉅者也然所以難者何也遠大之利不可得之旦夕而且夕非遠大不可肥美之田不可取之兼井而兼井非肥美不可是二者所以病於買置也今翁之所為也不得旦夕不取兼井坐獲買置之贏於利澤之外官之所享也不發府庫不煩興作居收開墾之益於封植之餘豈非相資以成相須以行者乎謂之封植之民病其上利澤之政惡

其下則不可翁沒于文政十年距今十年翁在日常造予請文將刻石以貽後翁沒後其子春卿又屢請不已於是為撰次其事且申相資相須之說以告來世使知世之封植者如翁之為則其於國家裨益不少翁為人深沉有大畧其經營隱度叢葦高浪之間以規利於數十年之後如券持而契符其識度之偉固有非常人所及者春卿勤儉治生絕無輕儇浮靡之態恢拓翁之業將在乎此是皆宜書其豐岡云者說具于庭瀨納言公所撰記中故不及

翁遺愛碑

本州初未知製石灰之法其製之昉于竹內勘兵衛而盛于十郎兵衛二人皆彦根人而十郎兵衛名長福本姓森氏父彦次母橫関氏為勘兵衛嗣故冒竹內氏老而去髮號靜也翁心海者即是也翁所為不過取予羸胸之事然至其行義則有不可不傳者翁為人質直其對人未嘗柔言恬面而以約己豐人周難賑急導善去惡為事故所居之處久而人服之無敢為非者常曰人云有餘則施之我則輟已賑之減

多為少三椀飯猶有一椀可以與餓者易精為粗二領衣猶有一領可以推寒者故其自奉一錢猶千錢至為人千錢猶一錢所獲之利必三分之一以奉公上充賑濟之用謂本藩與彦根也一以脩祠刹夷道塗通溝渠一留以自用事聞于二藩皆賜月俸若干口以賞之文化十年齡甫五十有誄歌賀之者曰文化十分翁得之喜且曰我初來于此意欲得三萬金而三分之今僅三千金而人言如此豈天欲使我退乎雖然零羸碎利亦是阜財給上之事所謂功

成名遂是其時乎蓋自來家于水井邑到此二十年
歲所出石灰至十萬苞所獲利至金五百兩於是屋
宅之壞者脩之器什之缺者補之奉而納之公不私
一物已則奉身而退歸彥根取所餘之金盡散之親
舊不留一錢曰我聞古語云匹夫無罪懷璧是罪我
自有二藩賜俸何用之為娶本州森氏女無子女三
人又死於是于彥根于京于改養某氏子各一人
皆給金錢使營產業比退也往來轉徙于三子之家
事佛之外頗喜茶事不復以世事為意文政二年再

來本州三月廿日病終于正木氏宅壽五十六森氏
賜金百兩仍給三口俸以終身初十八女邑近翁之
所居而常患旱為募工鑿山長二千六百四十丈以
通水至今一邑賴之平生興利除害救難卹急不可
勝紀姑記其鉅者如此翁沒後恐事迹之隱晦刊石
以謀不朽者姻親福島宗咸亦服翁之義者云柴子
曰志之與才常病難兼故有潔己之志者不必有利
物之才有利物之才者不必有潔己之志惟翁也志
足以潔己才足以利物才以行志以發才志才相

濟翁之所為亦可謂難得矣其翻然一退蟬蛻於汙濁之區逍遙乎清虛之域有古者高人逸士之風嗚乎可敬也哉

墓誌

岡本伯亨墓誌

君姓岡本諱維字字伯亨稱禎作號遜齋父維易稱甚助母三木氏家世廐卒君幼喪父年甫十六襲職而好學不止及三十終稱病辭職以教授為業居五年擢於學問所司讀君之學初信王氏既而屢役于

江戸從三州尾藤先生聞程朱之說於是盡棄舊學後在鄉也猶時脩書質疑弗措講學之意至老愈篤為司讀二十四年文政十年正月二日以病卒年五十有九葬于佐古清水寺娶三木氏先卒生一男曰知擴亦天繼娶正木氏生二男三女曰鄉次郎大曰知充襲職女長適人次天次尚幼

墓表

湯淺恭卿墓表

君諱肅字恭卿稱岩藏中富邑河田次郎兵衛君諱

湯淺氏下脫
湯淺氏三字

軌貞次子某年藤左衛門君請藩養以為子故冒湯淺氏自承國公之世初仕于藩世有功劳以進秩祿君祖某君之如賜俸也曾祖某君尚古恙在法凡有采邑者父老致事子得襲其祿其給廩米者則終身不許致仕若其子有功益俸則父得致仕同有采地者尤為榮寵故世謂湯淺氏為德佑之家君性縝密精悍吏事亦以其餘從事於學如那波魯堂岡田墨樵等皆其所執贄某年始代藤左衛門君任職權補勸農司某年遷老曹書吏不幾再遷政衛書吏

某年當役江戸而病人未平強起赴江戸在邸兩月病再作遂不起以卒實閏六月四日也享年四十有四以縝密之資承德佑之家而不能享其澤以強壯之年蓄精悍之材而不能卒其事殊為可惜蓋人之不可必者富貴貧賤死生壽夭可必者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不可必者無所避就乎其間所遇而安之謂之聽天可必者俛焉盡力死而後已謂之盡已故古之君子有寧捨生以取義有寧傷身以全行皆所以聽不可必乎天而盡可必乎己也然則若君者年雖

不能永澤雖不能享致之焉奉公養親以盡其在已者何憾之有君曾祖曰某君諱某祖某君諱某父則藤左衛門君母岡氏君葬在江戶芝明玉院今墓于此者以埋遺髮故云

久保桑閑翁墓表

東讚三木郡古高松邑有隱君子久保桑閑翁諱方穀者專右衛門君諱宜彥之子佐渡守某十世之孫天明二年十月七日以病卒享年七十有三娶池戶邑松原氏生五男五女伯方堅與季方亮皆以醫著

伯仕季處皆能世其家季嘗請先君表翁墓未及作而先君沒於是使升記之翁之卒距今三十年升時十許歲唯記其髯而可畏耳他不能得而知也翁者蓋磊落奇偉之人矣先君知之而不及作升作之而不及知不及作與不及知豈非所以致古者賢人君子豪傑之士光明俊偉非常之蹟湮沒不聞乎余於是乎有深慨矣

後藤元茂墓表

君姓後藤諱師周字元茂稱弥右衛門芝山先生之

長子先生以經術文章重於當世君幼奉其教長襲其職猶恐玷其先業天明某年與其季弟厚甫同來京師就先君學自道春先生以來諸儒皆有四書五經點本但詳於訓點而畧於音韻至芝山先生五經始揭音註以標其首讀者甚便之君之在京師謀書肆而刊之書出人爭購未幾後藤氏點本遂遍天下至先儒訓點為之廢而不行繼而四書小學出皆先生所訓點蓋君學不於他門必於父門刊不於他書必於父書故能成就先業如是豈非繼述其事者邪

君列于侍讀為講道館都講兼總裁記錄所自中寄合進至使番格自二十口俸增至二十五口俸某年某月某日病卒年五十有七葬萬日原西方寺先塋之側初娶稻田氏繼娶池田氏皆先卒六男一女曰師邵襲祿曰某天皆初出曰教忠曰正忠出冒矢野氏曰弥六郎天曰義忠女適谷本某皆繼出

岡田寧處先生墓表

文化七年十二月寧處先生病革往而問之不能相見使子必囑以墓表明日而卒先生浪華人家世本

藩邸吏少學北海片翁之門多才藝詩文書畫皆有造詣詩尤清遠不為彫琢藻續之言而饒有風人之致畫細心刻苦片紙尺幅必經日而成備極工緻浪華四方雲集之地片翁之門為多士先生周旋其間早有聲譽若今幕官尾古二公皆識之於少年之日而與安藝賴春水先生最密安永六年八月從考輟水府君移德島歷任庶職寬政五年以才學拔補贊職十年遷教官進格大小姓在職十三年卒實十二月四日也年六十有九先生謹慎重厚人物是

非得失絕口不言至才藝之美則使他人得其一二猶可自銜誇世而先生則退然如不足者使先生終始在浪華如早歲時與都下豪傑相馳逐不知孰先孰後而先生則如未始自知有所長者及年高也歸然遺老所交不過升輩一二白面書生而文酒之遊怡然自得其間故其表墓不屬之舊知耆宿而屬之小子後生如升者其不欲表襮率如此先生岡田氏諱豹字君章號寧處墨樵其別號考諱武雅妣仁木氏先生年高而仁木氏猶康強先生奉養終始如一

配宇崎氏有賢行能婉德於先生子男三人長曰武必襲職餘皆夭女三人

小藤田翁墓表

古人以盜石之壽孔顏之厄為天之未定松柏之閱千歲為天之已定未定者一時也定者萬世也小人為惡乘時據勢逞志一時其終也未嘗禍敗不隨之也近者及其身遠者發其子孫君子為善亦猶如是故安富顯榮久遠不衰者非躬行善之所致乃是餘澤之使然決非偶然也古川邑藤田翁初以次子折

產貿易為業數十年間致財鉅萬得壽九十一一男三女內外孫十八人曾孫十四人夫居而致富者有矣未必有壽也富而壽者有矣未必有後也翁併難致者三而有之行善之報耶將祖先之澤耶翁勤儉治生性又寬厚於人多所救濟固有致之之道使子孫奉而不墜福澤亦應不止是翁名吉久稱幸次父庄右衛門母某氏娶渡邊氏享保十六年辛亥其生歲文政三年七月廿三日其卒日也

藤挑齋墓表

桃齋藤翁以畫著而其人頗負氣其初學畫也推產與弟從河野榮壽翁七八年既而去遊江戶又去遊備前其意在搜訪師友廣收博採以增益所業故所到之處有諸侯以重祿招之者皆辭不仕在江戶也乃至義不可辭託親疾以去後又去遊京師是時圓山仲選以一代宗工見稱作者爭相摸倣以求售京師之畫為之一變翁於仲選固為後輩又屢就借粉本仲選欲收致之門下微見其意而翁終不肯故居京二十年未嘗染時師習氣其所作道健勁削如其

為人自山水人物以至花卉翅毛兼善並巧尤長於巨障大壁西本願寺經災再造請翁畫之十餘年而訖巧可見其功力之所至然時師輩既不能愛翁之畫翁亦見時師所為唯沽名牟利之事厭薄之慨然有歸老之志文化某年再歸鄉里優遊十餘年以終翁傾身而白面不喜酒而善談論居間過從舉平生之所得外未嘗及他事余每以為使翁不應諸侯之聘者其氣也使不入仲選之門者亦其氣也唯其氣也以成其始以成其終是其所以為翁乎是足可以

傳也已既沒葬于某寺門人等謀所以鐫石表後者
 來請余文於是據其狀敘系以授之曰翁姓藤諱尚
 董字子正桃齋其號又號愛山三好郡脇町人家世
 稱花屋宇右衛門資產頗優即所推以與弟者也後
 贅于紙屋利右衛門生二男一女男皆夭養其氏子
 以女妻之以奉紙屋之祀文政三年十月九日病卒
 年六十有九今奉翁之祀者画弟子桃洲亦世其業
 云

美馬正白墓表

予役江戸也美馬正白及其子完時々來見正白者
 郡里邑醫使完入昌平學故携而來已則寓外以待
 其業成也三役之後不復見聞其携而南歸去年予
 遊北郡過其家則正白既亡完龔業頗行今年秋完
 持狀造予曰先人不幸不得意而沒墓石未刻願賜
 一言予哀完之志不忍辭據狀而叙之曰君諱主稱
 瑞次家世業農幼有異志嘗負薪憊甚嘆曰生無益
 於人犬馬之不及乎於是從鄉先生學醫遂遊京師
 遍謁名家以為未足往攝及丹奔走三四年既而遊

長崎從吉雄耕牛得紅毛外科法喜曰足矣夫醫之
內外相須也猶影與形然內科之書伏讀潛思猶有
可得之理至外科之術則目得手應非經明師之指
授少不謬者留學數年而歸以醫爲業以濟世自任
性朴訥赴人之急如出於己鄉人賴之者與讚人越
境請治者日盛一日郡宰拔爲鄉醫師免征役尤長
於療缺唇其術於初生施之所治小兒無慮數百人
其在江戶亦以是得名公侯之間事聞於國郊又有
薦之者久而不報君不得意而歸後若干年以病卒

實文政元年正月三日也年五十有一娶某氏繼娶
某氏皆無子完重清邑河野氏子君一見以爲可屬
養爲子竟得其力夫君自知拔於庸衆而學醫既而
又自知拔於醫而使完與聞聖賢大學之道可謂有
志矣而命則無之可哀也已雖然有志而無命比之
有命而無志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然則君何憾
完在昌平六年固通內外輕重之說者故諗以之使
其歸鑿諸墓上

與親善結墓... 其... 亦命而無... 亦笑而命... 又自... 養... 某... 實...

枕上初集文卷之六

阿波 柴升應登 著

墓表

岸熊藏墓表

岸氏世襲名西郡大栗七邑大庄家班鄉高取其子名秀者從岡田靜處翁受學又從予遊一日言其大父之事哀曰大父性恬淡其在職也往々使先人代事其致職也築室于宅南百步餘躬親薪水不役一力素善誄歌劇曲風晨月夕興至則吟謳自樂優游

卒歲既而先人早沒秀等尚幼大父時年六十七惻然曰吾豈不能爲乎於是當家理事細瑣不辭夫人之情豈樂於去逸而就勞乎况如大父者誠出於不得已而其拮据之勤拊育之勞意者尚有秀等不及知者予願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鐫於墓予謂人家祖而不及見其孫者與孫而不及事其祖者比々有之今翁雖失子而撫孫而使有立秀等雖喪父而奉祖而使有養是皆不幸中有幸予爲是言亦所以慰存亡者也岸氏舊族更二十世連延不絕至翁父無子

翁實同郡高原邑大野次郎右衛門季子以甥後舅也既而翁又無子養同郡覺圓邑多田孫之丞子名閑爲嗣即秀等父亦以甥後舅也翁諱友直稱熊藏天明壬寅襲職寬政丙辰致職其後二年父卒始襲班文政甲申病沒壽七十有九孫曰秀曰善生曰行方秀好學而文勤乎職事即翁拊而有立者也文政乙酉六月

南陽先生岡君墓表

文政八年正月八日致仕內侍醫南陽先生岡君卒

壽八十有六君登歲登仕歷事三南公在職三十餘年凡諸內侍醫雖皆以宿望選君在其中又尤巋然長者故公家每有進藥之事必問岡某謂何如有時所擬之方雖或不進然尊重之意未嘗少衰也士大夫每有危難之疾必謂令岡君診否其見信于上下如此初君學于京師方當數子者輩出爭唱古方之後君之師即山脇東門翁也既而世代變遷數子者之澤寔遠寔微而言新方者復稍稍行于世時勢之所趨雖素講古方者不免時有所出入而君則確

然自信於宋元以下斷不有所取余嘗謂君眇然短小身如不勝衣而其神識之凝定氣力之完實則有非常人所及者唯其凝定故足有以守唯其完實故足有以任君之於古方矩步繩趨自少至老始終如一豈非能守而能任者耶余自及知君來僅二十年然遺命表其墓義不可辭粗擬其所聞并按其世次叙之曰君諱震字百里稱作殷南陽其號本姓山口氏國老長谷川氏臣源大夫第三子幼從從兄玄碩君學後學于京三年而歸遂為玄碩君嗣安永八年

玄碩君升公君亦拔同爲內侍醫給月俸廩米如
例天明四年玄碩君致仕君替職至文化十六年君
年七十有□致仕嗣子某替職君無子初養河村某
子某爲嗣天再養興津某子某爲嗣以長女配之有
子曰玄碩既而有罪賜長休於是姪爲嗣即替職
者今襲祿爲內直醫次女適加古某

守拙先生菊池君墓表

余無似不見知於時獨讀岐菊池都講君以問學淵
源之故使其子幹來學君者先君子之門人也其受

學最先諸子余甫垂髫進受句讀君既捧檄而去其
後有事往來于鄉里也必謁君人粹然其色冲和之
氣溢面與之言使人不知褊迫之氣自消故余每樂
從君遊余於君非獨以問學淵源之故也幹遊學數
年而歸未幾而君沒於是以墓表爲託嗚乎今余老
矣回視四十年前所交之人死生離合之變亦有足
悲者有一再見而沒有三四見而沒有不及一見而
沒與雖存不可得見者其存而所得時相見者不過
數人耳是其人雖操執之不同趨向或異其親昵

之意歡狎之情比之尋常之交爲何如也况於淵源
之故如君者乎况於如事壯遊如君者乎雖無幹
之託余固將表而告後夫君使幹來學者所以慎乎
淵源之內也粹然冲和得乎淵源之外者也唯其有
慎於內而後有得乎外是庶幾足以告後乎而余與
幹亦所當力者君諱繩武字萬年稱八大夫號守拙
亦號六有本姓池內氏幼鞠於菊池氏嗣考曰八石
衛門君諱武保嗣妣某氏安永三年入京從先君學
五年從之江戶七年歸鄉天明元年再入京三年奉

召而歸以文學擢爲中寄合賜二十口俸講書城中
其年與青葉養浩同侍世子寬政二年兼講道館都
講七年進使番格十年設學西城以教士大夫之適
子與岡井爾同任其事文化元年加賜五口俸二年
遷大都講館中之事皆統之凡在職四十年五年四
月四日以病卒享年六十有九葬西方寺先塋之次
娶增田氏處士諱雅忠女生三男五女伯天仲即武
幹李謙助女一夭餘皆適人孫男女若干人

守拙先生菊池君墓表

以三字數過
多改作

君諱繩武字萬年號守拙稱八大夫本姓池內氏幼
鞠於菊池氏嗣考諱武保稱八右衛門安永三年入
京從先君學五年從之江戶七年歸鄉天明元年再
入京三年奉召而歸以文學擢爲中寄合賜二十口
俸其年與青葉養浩同侍世子寬政二年兼講道館
都講七年進使番格十年設學西城以教士大夫之
適子與岡井厲同任其事文化元年加賜五口俸二
年遷大都講館中之事皆統之凡在職四十年四月
四日以病卒享年六十有九葬西方寺先塋之次娶

增田氏生三男五女伯天仲武幹季謙助女一天餘
皆適人君之來學在先君子壯歲之時故余識君在
最小之時憶距今五十年余甫進句讀君奉檄而去
也時心既知愛敬君之爲人後過于讚未嘗不謁
未嘗不終日也君性寬厚其接人尤有長者之度內
無所挾故褊狹者不得有所訾外無所較故暴戾者
不得有所爭雖以余不敏每見君而退未嘗不覺心
之和氣之平也夫既以及門之舊又加之以數十年
愛敬之誠則其沒非余表之而誰表之者於此按其

世次敘之如此

那波世勳墓表

明和安永間那波魯堂先生在京師以博洽聞後應本藩之辟來教授府下若干年以卒受其後者爲世勳君諱績號綱川稱大助本姓永田氏播州網干人弱冠遊京師事芥川丹邱翁々老謝徒遂事魯堂先生先生之移干藩君亦從而來及先生沒無子衆議立後以爲非君不可君不肯強之再三不得已而可於是冒那波氏改稱與藏初先生祿百五十石

脂下脫章字

後加賜百石及君襲所加則收之未幾藩興學君掌教職會淡學教職有闕以君補之後遂移家于洲本以卒實文化十年七月廿五日也享年五十有七葬于城西炬口浦泰雲菴君性高簡所謂睢盱齷齪之事非唯不敢爲固不能爲而又深疾突梯脂爲媿媿之態者當事侃侃抗直不有所少迴避其病也子希顏遊學在江戶家人請召之君曰顏歸亦無可爲不許及病革不請而召之及歸君沒既十餘日其性度如此君寬政元年襲祿四年掌國學享和二年徙

掌淡學任教職前後二十二年嗣考魯堂先生諱師
曾字孝卿嗣妣名烏氏生考孫右衛門府君諱直道
生妣北小路氏君其第四子配那波氏即魯堂先生
長女先卒生三子伯天次希顏次希益皆好學而才
能世其家庶長女一兄與一即君養為子以配其義
子武八即夫古人學術之傳不付子而付婿者往往
有之其無子者亦非為無子之故而付婿也令婿而
非賢其傳又將轉在他人蓋舉畢生殫精竭力所以
得於心而著乎言者付諸身後豈得骨肉私愛之情

廁其間哉唯有婿而後傳與傳而後婿兩者之稍異
耳君從魯堂先生最久使先生有子若婿不知其傳
果何在也而從入嗣之俗襲出冒之故雖有不媿古
人翁婿相傳之義人無從而知之故余論其事以表
墓上曾為八月其亦表與此萬不可不表
平生駒君墓表
君姓生駒諱永豐初稱多門後稱石見本姓柏木氏
嗣考葛溪府君諱某嗣妣某氏生考某府君諱某君
其庶出也寬政四年葛溪府君請為養子享和二年

九月菖溪府君致仕君襲祿某月擢為年寄文化三年後于江戶四年今公之為世子着鎧之儀君任其事五年正月從世子赴于江戶留役三年而歸十年從駕後于江戶是年許乘輿過關而不下九年寄皆然八月許其在江戶亦乘輿凡萬石以下乘輿非聞大府請監察獻誓書不可蓋特為君請之也九月今公襲封故事公之襲封必國老三一人從公而謁大府是年國老稻田某蜂須賀某其一即君十四年文政二年六年八年十年皆從駕

後于江戶其六年則褒君之功勞擢嗣子直五郎君為寄合組賜祿三百石同赴于役君之少也勵精武技賞賜時服其從仕也終始二十餘年未嘗廢一日故恩例賞賜不可殫紀于服則熨斗目于器則通乘三所物于畫則古川叟富士圖其卒遺同列仁尾某賜篋菓之奠稱其辨治之能積累之勞以致悼惜之意尤不可得之典云文政十一年八月二日暴病卒享年五十有八配生駒氏即菖溪府君女繼娶稻田氏某府君諱某女無子養菖溪府君庶生子為嗣即

直五郎君今稱主膳襲祿

大澤孺人墓表

一橋府故伴讀忠齋久保先生配曰大澤孺人々々
年二十八而歸先生四十而先生沒有孤曰貞甫五
歲孺人以撫以教俾至成立貞能奉教未幾復先生
祿秩孺人康寧壽考以膺孫子之養年八十有二以
天年終嗚呼可謂賢矣忠齋先生方正嚴毅與先君
子交最厚外以通家子弟得拜孺人見孺居始終之
槩者四十餘年孺人慈和恭儉其惡虛飾蓋天性也

平居勤乎治家惴々焉唯失先生之遺意是懼至老
未嘗少衰余嘗謂大抵天下之俗日下日偷日入奢
侈風氣之所趨雖故家世族能守法之家不免爲之
所移數年之後小變小異數十年後大變大異非復
前日之舊獨孺人則堅守故時之所爲一衣之微一
食之細必有法度凡珍巧之味奇淫之飾世俗號爲
時樣者不獨不鈎於心亦無所賦於外泊然自守四
十年如一日固雖出於先生之遺教與貞之能奉抑
亦未嘗不由孺人維持之力也可不謂賢乎孺人諱

久考曰由右衛門君諱某阿部忍侯臣妣小川氏其
第二女安永二年來歸先生生二男一女伯曰新天
次即貞女亦天孫男二曰某曰某孫女二文政十年
五月十有一日卒於牛籠早稻田久保氏宅越三日
葬于青山瑞圓寺正敬先生之墓側先生之沒先君
子銘之故孺人之沒貞使升表之義不得辭謹撰次
其大節可告後者揭墓上如此
水音石亭先生藤江君墓表之辭曰十日命日人奈
古者之學官雖云卑冗官爲置弟子員使以掌其教

朝夕有課歲時有試猶得持其進退之柄今之所謂
學官者則異乎是矣聚一國之子弟群進而雜列之
講說纔畢闕然一散之後則道路之人耳去來在已
作輟任意欲使之尊道術親師友非苟嚮之有素信
之有日不足以帥之若淡路教官石亭先生藤江君
是其人耶君本爲卒伍驟拔陞乎教官衆同然不有
異辭者以其嚮之有素信之有日也凡卒伍積數十
年之勞例有遷吏之一途外此則無可進嘗有以是
勸君者君謝而不可故君於教官非榮其職而就之

也樂得施其教也人於君非尊其職而從之也悅得受其教也爲卒伍也不異於教官之時爲教官也不加於卒伍之日君之於職亦可謂稱矣蓋君之教人使見其易而不見其難知其樂而不知其苦凡膏粱之習綺紈之氣雖疾首於簡策久伸於講說者一聞君之言未嘗不欣然嚮之也初淡人未知學雖有阪南里中道齋一二輩亦不過相聚講說諷誦而已及君出自凡士大夫以下及市井草野與夫山邑海聚莫不知有學者亦莫不知尊君者舉一州廉然而從

之夫鉢慮刻意以爲強厲之行正則正矣剖毫折毛以談密微之理精則精矣然使人望而避之聞而逃之於所謂裨風化興文教之意不知果有所合否然則君之功其可沒乎教官俸薄君又不善治生歲時過余每見其衣垢而服敝望之仍一老卒也與之語則撥辯泉湧雜以詼諧文思贍敏接筆立成滔々數百言余心常愛其飄逸而服其風度也其沒也金九伯年囑以墓表凡謀君不朽者門生子姪不乏其人余以是辭之猶請不已故姑書其關係職事之大者

應之其他則不違及云君諱秀字子文藤江氏稱芥助石亭其號其先播磨入高祖以下世爲銃卒祖諱勝尚考諱勝乘君其長子寬政十年淡新興學擢爲教官文化十年五月某日病卒年七十有五葬于洲本城西寶地山先塋之次娶中田氏生五男二女男皆天養族人之子師古爲嗣女一配師古一適人

桑名教授蒙齋先生廣瀨君墓表

文政十二年二月十日桑名教授兼世子傳蒙齋先生廣瀨君卒計聞侯與世子皆震悼賻贈有差而守

國公特甚時公旣疾篤左右皆爲之懼余於是未嘗不竊歎公與君々臣相得如此其至也君以寬政三年執謁于林國子公之門入昌平學舍是時幕府方振興文教徵二三宿儒列之于朝君皆從而受學居數年其學大進旣而又歷游海西諸州九年還江戸是歲召歸于白河給廩米擢爲學頭十年遷教授十二年進物頭格賜祿百石特命入政府押奉行班與聞國政是歲公命爲君起書樓于其家成就之後臨之親製記文以賜後又再臨談論移時而去文

化七年公奉幕旨脩房總海備君奉命巡視地形
十三年免入政府初君謂學校者風化之所係而政
府事繁務劇兼斯兩者恐不能副公求治之意於是
乞免入府者數公重違其意令十日一入以參大議
後乞益力至是歲始得免是歲公遊覽松鳴君以用
人從晨夕侍側徃反若于日賜假唯二夜文政六年
移家于江戶先是徃反凡二十餘次至是以伴讀世
子故有是命是歲族移封于桑名權補郡代七年族
始就封以長柄奉行從八年轉世子傳進用人加賜

三十石教授仍如故是歲侍于世子遊王子道而得
疾遂不起屢乞致仕不允十一年始得免及卒揮家
人而去之曰男子不死婦人手拱手而逝年六十有
二越某日葬于深川靈巖寺中長專院夫君之學所
以待公異日之用公之用所以試君前日之學非公
不能試君之學非君不能待公之用是其所以致悼
惜也耶君性朴實其學一本程朱粹然醇正尤長於
作文嘗謂有善讀一章一句者未有善讀一篇者文
至善讀一篇始可與言也故其文秩然有法深為當

時耆宿所稱許君諱典字以寧後有所避改仁里稱
臺八蒙齋其號世白河人考諱政則妣成合氏君其
季也娶青木氏生四男三女曰養正夫曰養浩出冒
瀨川氏曰重隆出冒青木氏曰政帥襲後女一天餘
皆適人來請表其墓者養浩也余與君相知四十年
當時文遊不死則在外義不獲辭據狀撰次以授之
表曰桑名教授蒙齋先生廣瀨君之墓者以雖別歷
庶職終始不離乎學也文政十二年四月阿波國學
教官柴井撰

蒙齋廣瀨先生墓表

君諱政典字以寧後有所避改仁里稱臺八廣瀨氏
世仕白河侯及後侯移封桑名徙為桑名人祖諱某
考諱政則妣成合氏君其季也性質直幼而好學寬
政三年奉侯命入昌平黌舍是時侯新當國徵一時
名儒致諸朝文學之盛號為中興君居黌數年學
大進最以文章見稱其言曰有善讀一章一句者未
有善讀一篇者文至善讀一篇而後可始與言則可
見其造詣九年侯擢為馬廻兼學頭未幾遷兼教授

其後雖歷任庶職教授仍如故々人唯知重其文章而已至其發于謀議見乎施爲有濟用之才則人未必知也其知之在其邦人而知之々々悉用之々々至者莫若侯之爲最也其承間侍燕從容所言及屏人而語其事秘者皆不可知也其著于事蹟者曾入奉行所與聞國政與議所不合雖大臣必執以爲不可不爲苟止妄隨曾奉命巡視房總沿海之地者再矣是時侯奉幕旨脩三州海備其置斥侯設屯戍具船艦備器械儲芻糧雖事係一方其實天下之大計而

有取君之議可以見其濟用之才然君則以下不能專意于教導而負侯興學之意爲懼請免入奉行所者數久而許之文政八年進用人任世子傳先是往來江戸凡二十次至是以傳世子故移家江戸其年疾作請致仕者數十一年不得已而許之使政帥襲其祿明年二月十日没于筑地邸官舍壽六十有二葬于深川靈巖寺內長專院君自初仕三十餘年歷事老侯今侯侍今世子其於老侯尤受恩遇嘗命爲君起書樓于其家君辭再三侯曰勿辭樓成製記名以

勿辭之樓親臨以賜君沒時老疾既篤聞訃震悼
左右皆爲之懼可以見其遭遇始終之際矣夫疾之
賢上下相與忠厚惻怛固雖發至性而君非有所以
致之者何以得此哉嗚乎可謂賢也已君娶青木氏
生四男三女長養正天養浩冒瀨川氏重隆冒青木
氏季即政帥女一夫二適人

關生墓表

關生子靜初以童子入學進止詳雅衆皆目之未幾
其進迥出儕輩生亦奮勵刻苦不欲安乎鄙陋屢就

余塾讀書非微曉不止亦寓山寺不出累日是時古
賀精里先生門下方盛余勸往執謁生年少氣銳急
於有爲而以諸兄弟交病親老在堂不果往者累年
意頗沮欲焚筆硯裂書者數而竟不能棄項之借館
本行寺招集生徒講讀爲業生文詩奔放不中軌度
余務裁抑之旣而漸自知收斂約束後所作為間有
可觀若使之入大都從明師果如生之志其所成就
未可測也而不幸罹疾而歿年僅四十實文政十三
年八月六日也越一日葬于瑞巖寺子院慶岳院夫

天之於聰明才智敏達之人其愛之宜甚於人愛之也何則人有賢愚善惡之不同故雖才智不能使人皆愛之唯天宜無不愛而有時不然者何哉生氣度謙虛言辭溫和可愛其沒受業生數十輩相率建石表墓以謀不朽可以見其爲人所思而不爲天所愛何哉有才矣而不使盡之有志矣而不使遂之困阨以死抑謂之何嗚乎自非達性委命之君子孰能知之生名致遠子靜其字稱牛七父善作君母忠津氏兄弟七人生其第四也董成碑事者曰多田萬年

曰山口君紐曰岡親定而撰文者余亦所以慰生於地下也

日山曰我晚日國歸家而難文為余亦心以學主飲

跋



碧海先生風以才學繼

栗山先生之家聲為海內

文宗以三十年詩文集

之單者刻以居而

於之未刻之何也
先生之
意遂以為古之
以詩文傳
者均自信
書心止
法於古
人而止
法於後
也
勉在
我者而已
初紀刻
云

所儲存也
苟令其
詩文
足存於
天下
後世
必將
有人為
傳之
不必
自刻也
古之
風俗
澆薄
涉酒之
流稍
解
操
操

身敗名裂刻以干名利
者比之然而多訪文之壽
之何也朝哭之於梓
而夕復誦焉改之能
傳中尚也之何信於

後世我不做此流之所為
也門生故人有者勸其
刻者先生快而不應
也其多也秋先生
祇後江都病解詢象

而臥床者三年一於此
小川素茶山家古留種財
好家茶 先生之為人
有日以先生之病且考也
正其詩文之或反散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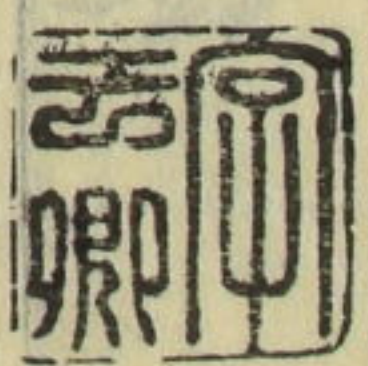
與井後某校正其枕上
集者以為十七卷謀襍
梨公子世病者因請而
得命以資刻之刻
將成先生手筆之書

命跋于成 然之已生 素榮之舉 且喜
先生訪文之采 得其人 而有所也 不亦鉅然
敵之于卷末 難然 先生

請文之所以自後且信 於古人以後 書後者 固
自有在 而未嘗在 今之
之刻 與之 也
其保之 未仲 在下 辭

門人垣田成於也

江都寓居



自出於此... 於也

後叙

小川壽榮每歲至日
為梅張宴邀請先
生吟酌相賞余亦興
焉當甲午之冬先

生之病在于床余與壽
榮等相謀就床下
而供酒肴以尉每駢
先生喜而振捃飲
噱談論如平常相

與獻醜因賀其所
著近壽于梓且
履坦復于私先
生笑曰果然得與
梅花迎春而起則

是亦幸哉不知其
流芳何如也烏乎
先生風韻清高
一洗俗調至於其
學識心術迺三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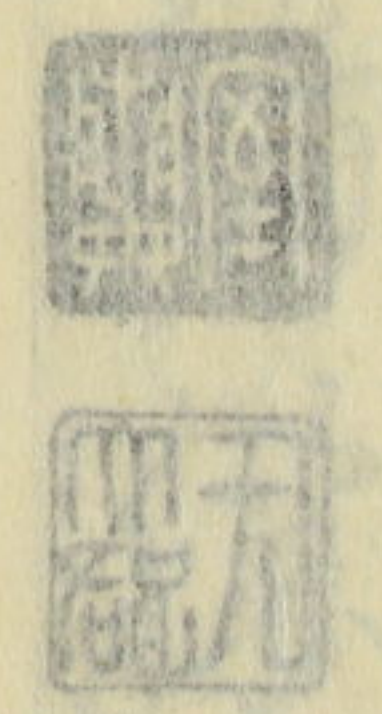
餘可想其為人矣斯
學也壽榮壽任其事
意且有以也哉遺
篇若干首猶秘于
帳中亟謂殘香剩

復尚且存者今嗣柴
先生行將刻此集
先葭四方諸縵請
聞東風茅一香矣
庚子復月

社末
迂
大路敬書



後高且存者今嗣榮
 先生行司將刻此集
 先生及四方
 諸君
 諸君



和泉屋金右衛門
 大文字屋正 助

天保八丁酉年正月發兌

九松書屋藏

書林

江戸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京都二条高倉西入
 大文字屋正 助
 阿州徳島新町橋筋
 天満屋武兵衛
 大阪心齋橋通南条即町
 秋田屋市五郎
 同心齋橋安土町
 京屋淺治郎

